



畏壘筆記

敬祚



畏壘筆記卷一

長洲 徐 昂發 大臨

予少讀書無所師承隨讀隨忘無益愚蔽年
已遲暮不勝其悔自己丑庚寅間始隨筆劄
記雖古人成說有裨聞見增長智識者咸掇
錄焉間叅以臆見用備遺忘無或再使月悔
朔日悔昨云爾康熙戊戌七月十八日重錄

并書

太史公

左傳日官居卿以底日孔疏云周禮太史下大夫
非卿也傳言居卿者尊之若卿非卿而位從卿故
言居卿西京雜記乃云司馬遷以世官復爲太史
公位在丞相下者非也又云後坐李陵下蠶室有
怨言下獄死史無其事尤非也容齋隨筆引周禮
鄭注云太史日官也左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
御然則周之史官日官同一職也子長以爲文史
星曆近乎卜祝之間流俗之所輕也西京雜記乃
謂太史公位在丞相下其說謬妄不足信班史司

馬遷傳談爲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
置位在丞相上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
公文書師古曰談爲太史令耳遷尊其父故謂之
公如說非也案如淳之說當是仍襲雜記之謬師
古已先洪氏駁之矣晉灼云百官表無太史公在
丞相上衛宏所說多不實未可爲正

史記索隱曰虞喜志林古者主天官皆上公自周
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次猶居公上尊天之道
其官屬仍以舊名稱之曰公公名當起於此韋昭

謂史記稱遷為太史公者是遷外孫楊惲所稱姚
察謂司馬遷傳亦以談為太史公非惲所加桓譚
新論以為太史公造書書成示東方朔朔為平定
因署其下太史公者朔所加也愚案東方朔之說
疑非事實小顏謂遷尊其父故謂之公其說至當
班史稱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
宣布焉則太史公字為惲所加無疑韋昭之言於
是乎可以考信矣

太公

史記齊世家言呂尚蓋嘗困窮年老矣不言其年
幾何荀子稱太公行年七十有二鬪然而齒墜矣
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
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韓詩外傳亦同世
俗所傳八十而遇文王殆非也

張去疾

史記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
侯宣惠王襄哀王班史亦同王符皇甫謐並以良
為韓公族姬姓秦索賊急乃改姓名良既為韓公

族以索賊急改姓名乃繫一生大事不應馬班並沒而不書恐符濫之說得其實荀子云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注云去疾張良之祖案荀卿當戰國末其言去疾爲篡臣當必不謬然祖爲篡臣孫爲忠臣各行其志今人但知留侯之忠不知其祖之篡安知非孫之足以蓋其愆乎但此言去疾史記名開地同異莫考爲可疑耳

荆軻

班史鄒陽書軻湛七族應劭曰荆軻爲燕刺秦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也師古曰湛七族無荆字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者定何人也論衡引語曰町町若荆軻之間言軻爲燕丹刺秦王後誅軻九族恚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町町觀此疑或有之然則後世之夷人十族者豈非呂政類耶

屈原

新序屈原爲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

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之屬及令尹子蘭
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襄共譖屈原遂放之愚案
此文與史記相出入可補史記之所不備然則屈
原之放雖由上官大夫子蘭等之譖亦張儀之謀
也以貨賂而棄其良臣喪其國都豈不悲夫

漢文帝

風俗通云世傳漢文帝節儉集上書囊以爲前殿
帷天下升平粟升一錢夫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
至奢雕文五采華榱璧璫軒檻皆飾以黃金其勢

不可以書囊爲帷奢儉好醜不相侔副又穀糴嘗
至石五百不升一錢也愚案此則馬班但言帷帳
無文以示敦朴爲天下先乃實錄也

賈誼

史記賈誼傳稱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班
史亦同案風俗通載劉向對成帝曰賈誼與鄧通
俱侍中同位誼惡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踈遠遷
爲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鬪冗尊顯佞諛
得意以哀屈原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愬也觀此

則言誼爲絳灌等所毀者猶未盡然也

班史禮樂志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注舊說以絳爲絳侯周勃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明也但旣云大臣則當謂勃嬰矣

黃憲

范史黃憲傳云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風俗通曰憲爲太守李張所舉同舉者周乘子居封祈武興鄭

伯堅郅伯嚮盛孔叔及叔度凡六孝廉函封未發而張物故其夫人下帷見六孝廉勸之仕乘與伯堅即日辭行憲等四人皆留隨轎柩案此則憲初舉孝廉亦未嘗到京師也

徐穉

范史徐穉傳穉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徒步赴之設鷄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應劭曰禮凡弔喪者旣哭興踊進問其故哀之至也徐孺子所以經三千里越度山川而親至者

以義服也哭醜既訖當即其帳衾勞問子琰如何
儵忽甚於路人夫何爲哉愚案此論甚正漢末士
大夫風尚詭激亦古人之所謂客氣也

百里奚

韓非子稱宓子賤西門豹不鬪而死人手非戰國
傾危之士其言未足信然史記蒙毅曰昔者秦穆
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故立號曰繆
風俗通謂秦繆違黃髮之計而遇殺之敗殺賢臣
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故謚曰繆其言頗爲誕怪

論衡亦曰秦繆晉文文者德惠之表繆者誤亂之
名漢人之學各有師承必非臆說然愚案趙良之
言曰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
者不相杵見殺之說殆或流傳之誤歟

鷓夷子皮

史記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鷓夷子皮司馬
貞曰范蠡以吳王殺子胥盛以鷓夷今蠡亦自以
有罪故爲號也韋昭曰以皮作鷓鳥形名曰鷓夷
鷓夷皮榼也小顏謂自號鷓夷者言若盛酒之鷓

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鴟夷皮之所
爲故曰子皮案韋說自解鴟夷名義索隱之言亦
恐非情實當以小顏之說爲正淮南子云齊簡公
專任大臣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昔
人謂范蠡浮海出齊時去簡公之難已十餘年矣
其言不足信說苑稱楚有鴟夷子皮則恐又別是
一人耳

愚案說苑云宰我伏卒將以攻田成令曰不見旌
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田成因爲旌節以
起宰我之卒而攻之遂殘之韓子云鴟夷子皮事
田成子成子去齊之燕子皮從之田成之燕事不
可考但以范蠡棄國相而逃變易姓名超然高蹈
如鴻飛冥冥久在世繳虞羅之外豈肯復屈身篡
逆爲之謀主而世之好爲異說者紛紛如此戰國
傾危之習其流毒誠可畏也

韓信都

史記留侯世家其先韓人也不言韓公族潛夫論
乃以良爲韓公族姬姓皇甫謐亦同與馬班異又

言沛公使與韓信略定韓地立橫陽君成爲韓王而拜良爲韓信都信都者司徒也史記云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申徒徐廣曰即司徒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然則信都即申徒耳班史直以爲韓司徒然案是時無使韓信略定韓地事又以項梁爲沛公則失之甚矣史記韓王信傳注引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索隱謂韓王信初爲韓司徒後訛云申徒因訛以爲韓王名此正與潛夫論所稱絕相類蓋信都申徒自是當時俚俗

口語如此耳

楊王孫

班史楊王孫傳但言武帝時人學黃老之術不載其生平事蹟徒以其裸葬一節爲賢於秦始皇爲之立傳然案西京雜記云楊王孫名貴京兆人生時厚自奉養死裸葬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尸上復蓋之以石是欲儉而反奢也

秋胡

西京雜記杜陵秋胡通尚書善古繇翟公欲以兄

女妻之或曰胡已娶而失禮妻遂溺死不可妻也
馳象曰今之秋胡非昔之秋胡也魯有兩魯參趙
有兩毛遂南魯參殺人見捕或以告北魯參母野
人毛遂墜井死客以告平原君豈得以昔之秋胡
失禮而絕婚今之秋胡哉物固有似之而非者玉
之未理者爲璞死鼠未屠者亦爲璞月之旦爲朔
車之輶亦謂之朔名齊實異所宜辨也

隗林

史記始皇二十六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綰等議於

海上索隱引顏氏家訓云隋開皇初京師穿地得
鐵稱權有銘是始皇時量器丞相隗狀王綰二人
列名作狀貌狀字時令校寫親所案驗王劭亦云
然斯遠古之証也今案家訓曰開皇二年五月長
安民掘得秦時鐵稱權旁有銅塗鐫銘二所其一
曰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
爲皇帝乃詔丞相狀縮法度量則不壹歎疑者皆
壹明之凡四十字其一五十六字其書兼爲古隸
余被敕寫讀之與內史令李德林對見此稱權今

在官庫知俗作隗林非也案索隱既稱爲遠古之證乃又云有本作狀者非竊所不解又案家訓云史記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妬媚漢書外戚傳曰成結寵妾妬媚之誅此二媚字並當作媚媚亦妬也今考二傳並作妬媚或因此改定亦未可知何獨於林字乃吝改耶

老子

法言云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槌提仁義絕滅禮樂吾無取焉耳宋吳秘注家語孔子問禮

於老聃禮曾子問稱吾聞諸老聃此誠學禮之効也觀曾子問二章與虛無二篇絕不相侔豈老子所爲哉今道家流有黃庭內景之類亦托云老氏言胎食之術文辭淺近又與虛無二篇不侔矣昔崔浩嘗讀老莊之書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以非法之言亂先王之教也

韓非

法言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宋咸

注引史記云韓遣非使秦秦王欲用之李斯姚賈
害之秦下吏治非李斯遣非藥遂自殺晉李軌注
則云非西入關于秦王伏劍死雲陽與史記不同

聶政

吳師道國策補注載大事記云史記韓世家烈侯
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十三年烈侯卒子文侯立
十年卒子哀侯立六年韓嚴殺其君哀侯聶政之
刺與哀侯之弒相去遠矣而聶政傳乃謂嚴仲子
事哀侯與相俠累有卻使政刺累與世家不合策

又曰聶政刺相兼中哀侯許異斃哀侯而殪之故
哀侯爲君許異終身相焉蓋俠累旣死烈侯猶在
位十年故謂之終身相此烈侯三年事策誤以爲
哀侯耳若從世家則哀侯旣弒許異將誰相哉愚
案聶政之事乃嚴遂而弒哀侯者則韓嚴國策之
誤止一哀字蓋古書久遠不無脫落吳云誤合二
事爲一者亦未盡然也而因此一字之訛轉相承
襲於是史記及通鑑諸書亦不能不生同異矣
韓策又云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鮑注堅

政之副猶秦舞陽然則前篇謂政獨行仗劍者亦
非也今人但知聶政遂不知有陽堅矣愚案史記
六國表與世家合於聶政傳則失之大抵皆承國
策之訛耳

李牧

趙策王令人代武安君至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
王觴將軍將軍爲壽於前而捍匕首當死武安君
曰緞高注李牧名病鈎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
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爲木材以接手緞請以出

示因出袖中以示倉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臣
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縮劍將自誅乃曰
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右舉劍將自誅臂
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補注引大事記
曰牧之恭如此傳乃謂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
斬之非也豈非因廉頗不受代事而誤載耶秦策
謂秦王資頓弱金北遊燕趙而殺李牧史稱秦多
與趙寵臣郭開金爲反間殺牧而廉頗傳稱頗之
仇郭開與使者金使毀頗張釋之傳云趙王遷立

其母倡也用郭開讒卒誅李牧列女傳云趙悼后者邯鄲倡女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諫不聽後生子遷立爲幽閔王后通於春平侯多受秦賂使王誅其良將李牧諸說皆可互考乃史因廉頗不受代事而誤以爲牧恐郭開韓倉亦未能免於乖舛耳

阮籍

晉史稱阮籍志氣宏放傲然獨得發言玄遠口無臧否然觀其出處始爲司馬宣王從事中郎至文

王時再居是官後雖去佐職恒遊府內朝宴必與禮法之士共相仇疾而文王每保護之案裴松之三國志注云王嘗與僚佐共論近世能慎者王獨謂天下之至慎惟阮嗣宗詳此一語籍殆是預聞司馬氏陰謀之人其酣飲誕節放棄禮法率意獨駕路窮慟哭雖欲求免乎亂世然安知其非所以深掩夫陰參篡奪之謀而圖滅其佐贊霸朝之跡當時之人特爲其所欺而不覺耳此論自余族弟道積發之余深以爲知言

鄭康成

范史康成傳云建安五年寢疾袁紹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而喪松之三國志注引英雄記載魏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桑園如此之文則康成無病而卒餘書不見故載錄之案喪注與范史迥異或魏武所言爲傳聞之譌亦未可定今姑存其說

元德秀

白樂天詩自注云元魯山山居阻水食絕而終案新唐書本傳云天寶十三載卒家唯枕履簞瓢而已愚案樂天去魯山時不遠魯山名德天下所推樂天載之詩注不應或誤顏子天死伯牛惡疾所謂天道是耶非耶

扁鵲

史記扁鵲傳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正義曰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故仍號之爲扁鵲又家於

盧因命之曰盧醫韋昭曰太山盧人也徐廣曰鄭當作鄭屬河間小司馬云勃海無鄭縣徐說是也又索隱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也正義曰號盧醫者今濟州盧縣傳又云爲醫或在齊或在趙愚案當是在齊號盧醫在趙名扁鵲矣

四皓

班史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舟里先生下顏注云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名姓可稱蓋匿跡遠害不

自標顯秘其姓氏故史傳無得而詳至後世皇甫謐圈稱之徒及諸地理書說乃爲四人施安姓字自相錯互皆臆說也愚竊謂由此而推如謂伯夷叔齊等皆別有姓字造作不經真可鄙笑而後人猶轉相傳述甚矣好古之難也

萬石君

漢世好以官秩呼人史記石奮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吾丘壽王爲東郡都尉武帝以壽王賢不置太

守賜之書曰連十餘城之勢任四千石之重石奮後又有萬石君亦在西漢世范史馮勤傳勤曾祖父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燕趙間號曰萬石君中興初有應姬者生四子而寡並有才名其後七世通顯時人號爲萬石應姬又秦彭傳六世祖襲爲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三輔號曰萬石秦氏

匡鼎

班史匡衡傳無說詩匡鼎來服虔云鼎猶言當也

若言匡且來也應劭云鼎方也張晏云匡鼎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穉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小顏曰服應二說是也賈誼曰天子春秋鼎盛其義亦同張氏之說蓋穿鑿矣假有其書乃是不曉匡鼎來之義妄作衡書鼎白耳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今有西京雜記出於里巷多有妄說乃云匡衡小名鼎宜絕知者之聽耳

子胥復讐

說苑闔閭爲子胥與師復讐子胥曰諸侯不爲匹夫與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爲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讐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范雎入秦

說苑張祿見孟嘗君孟嘗君因爲之書寄秦王往而大遇案此則范雎乃自魏至齊自齊入秦與史記不同

翟公署門

史記汲鄭傳贊載下邳翟公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說苑所載則云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浮一沒交情乃出比史記多二語尤可諷味

王莽無髮

獨斷幘者古之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然尚無巾王莽無髮乃施巾故語曰王莽秃幘施屋冠進賢者宜

長耳冠惠文者宜短耳愚案通典漢制紺幘以齋
青幘以耕紺幘以獵童子幘無屋文吏長耳武吏
短耳惠文法冠執法所服故亦短耳

子思性無鬚眉

孔叢子子思謂齊君曰堯脩十尺眉八彩實聖舜
脩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吾性無鬚眉而天下
王侯不以此損敬伋徒患德之不劬不病毛鬣之
不茂也

薛公大家

西京雜記王鳳以五日生其父欲不舉其叔父曰
昔田文以此日生其母竊舉之後爲孟嘗君號其
母爲薛公大家以古事推之非不祥也遂舉之

太宰嚭遺文種書

韓非子越攻吳吳王告而謝服越王欲許之范蠡
大夫種不可太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
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
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案此
則淮陰侯傳稱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蒯通傳

謂語曰野禽殫走犬烹敵國破謀臣亡者其言由來舊矣

魏公叔痤語

魏策公叔痤病惠王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之以國事聽之也為弗能聽勿使出境魏策所言不過云勿使出境而已史記乃言不如殺之此言非人情當以魏策為正

胡廣繼母

胡廣繼母黃氏即前廣所生母之妹中郎為作神誥云夫人居京師六十有餘載乘輅執贄朝皇后採柔桑於蠶宮手三盆於繭館者蓋三十年年九十一薨於太傅府可謂富貴壽考者矣范史稱廣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瞻視旁無几杖言不稱老計廣與其繼母之年相去才數歲耳

後身

商芸小說載張衡死日蔡邕母始懷孕二人才貌

甚相類人云邕是張後身葉夢得玉澗雜書云司馬承禎貌類陶通明玄宗以爲是通明後身宋晏元獻見韓退之畫象謂客曰此貌大類歐陽修安知非愈後身愚案此類事篇籍所載甚多難以詳舉身前影後因所依證儒者之所不道然天地間陰陽之氣之所轉旋變化容亦有之似亦未可盡非也玉澗雜書又載子微尸解時天降車上有字曰賜司馬承禎子微號白雲先生後人因稱其車爲白雲車文宗時取以入內

君何足

高誘淮南注云秦皇帝二十六年長人見於臨洮放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足是也人知翁仲而不知君何足錄之以備異聞又案范史董卓傳卓壞長安銅人以充鑄時人謂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而毀之成毀不同凶暴相類英雄記稱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其毀其成皆出臨洮亦一異也

霸出

范史王莽時有長人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爲壘尉注莽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一丈大十圍自謂巨無霸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卧則枕鼓以鐵箸食論衡謂長人生長一丈名曰霸出建武中有潁川張仲師長一丈二尺

郢人

郢人本作獲人楊雄解難云獲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服虔云獲古之善塗堅者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領袖不汚有小飛泥誤著其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知匠石之善斲也小顏曰獲拔拭也故謂塗者爲獲人音乃高反又乃回反今本俱作郢人其誤不知始於何時蓋爲流俗之通病久矣

楊氏

班史楊雄傳曰楊在河汾之間周衰而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晉六卿爭權韓趙魏興而范中行知伯敝當是時偪楊侯楊侯逃於楚巫山晉灼曰漢名臣奏載張衡說云晉大夫食采於楊爲楊氏食

我有罪而楊氏滅無楊侯其有楊侯則非六卿所
偏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雄之自序譜牒蓋爲踈謬
范中行又不與知伯同時滅何得言當是時偏楊
侯乎愚謂以子雲之學其自序譜牒猶舛誤爲後
人所駁何況沈休文輩耶

山都侯

班史張釋之傳中尉條侯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
見釋之持議平結爲親友吳斗南云案亞夫爲中
尉在後六年是時釋之固在廷尉若山都侯之卒

乃在孝文前四年距釋之爲廷尉凡十六歲相去
遠甚疑恬開以後四年卒史文脫一後字耳恬開
卒於後四年則其同朝正釋之爲廷尉日也

王良

班史王褒傳云王良執靶注張晏曰王良郵無恤
字伯樂師古曰郵無恤郵無正郵良王良揔一人
也伯樂失之矣吳斗南曰案孟子所稱王良左傳
所稱郵無恤郵良國語所稱郵無正顏氏謂揔一
人是也國語載郵無正下云伯樂與尹鐸有怨以

其賞如伯樂氏則伯樂即郵無正而顏乃謂晏失
之何耶

黃霸

漢時名人以貲爲郎見於史傳者如張釋之傳云
以貲爲騎郎事文帝無所知名欲免歸司馬相如
傳云以貲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
兩人雖皆入財得官然猶若有恬讓之意黃霸傳
則云霸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
官補侍郎謁者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

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可見當時
好尚以入財爲輕而霸之急於功名雖後世猶或
見之矣其巧於爲術而以輸財得貴仕者唯卜式
耳

盧循

裴松之三國志注盧循湛之曾孫湛植之曾孫也
夫以盧尚書之名德大儒而其六世孫乃遂作賊
真可詫怪昔人云貞良而亡先人餘殃猖獗而活
先人餘烈豈若是乎嗚呼賈梁道之賢而有賊子

祖士穉之忠而有逆弟如斯之倫不可勝數天道
曲如弓自古而然真不可解也

池魚

日知錄引清波雜志云不知所出以意推之當是
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廣韻池字
下云又姓池仲魚城門失火仲魚燒死故諺云城
門失火殃及池魚愚案白樂天詩火發城頭魚水
裏救火竭池魚失水清波志所云即樂天詩意也

筆記卷一

畏壘筆記卷二

長洲 徐 昂發 大臨

臘賜

漢制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十二萬牛肉二百斤
粳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
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
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為祀門戶直

共或作皆
案羽林郎

比三百石
當作皆

漢世優恤臣下可謂厚矣

兩漢祿制

漢祿賜之制不可詳考所謂二千石及百石者乃
 品秩之等差非謂俸入也范史百官志載大將軍
 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月百八十斛二
 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八十
 斛下至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
 二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月
 十六斛諸受奉皆半錢半穀注引荀綽晉百官表
 注曰漢延平中也中二千石月錢九千米七十
 二斛真二千石月錢六千米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

千石月錢五千米三十四斛千石月錢四千米三
 十斛三百石月錢二千米十二斛二百石月錢一
 千米九斛百石月錢八百米四斛八斗愚案班史
 汲黯傳注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
 石律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八百石
 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
 然則真二千石次於中二千石優於二千石也史
 記汲黯傳注如淳曰律真二千石月奉二萬二千
 石月萬二千與范志及荀綽表注不同又案班史

貢禹傳云爲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
廩食大官拜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
祿賜愈多范志光祿大夫比二千石月錢五千米
三十四斛耳今云月萬二千則西京祿賜視東漢
爲優矣又范志諫議大夫六百石禹稱八百石其
說復異奉錢月九千二百則與延平中中二千石
等矣案通考成帝陽朔二年除八百石就六百石
當是中興後因襲不變故范志云然

唐世廩賜

宋杜鎬曰百官廩賜莫盛於唐月俸之餘既有食
糧雜給祿粟之外又有利息本錢加以白直執衣
防閤掌固之類悉許私用役使潛有所輸又有職
田公解田所以優厚之者甚至愚案唐志宰相月
給錢十二萬故元微之有今日俸錢過十萬之語
而白樂天江州司馬廳記曰上州司馬秩五品歲
廩數百石俸六七萬其送王建赴司馬任詩云公
事忙閒同少尹料錢多少敵尚書案唐志尚書三
品月俸錢七萬二千今云敵尚書則外吏俸入比

京官更優矣若準會昌後制則尚書俸錢百萬不止如樂天所云也

稅糧當盡徵本色

通儒謀國者以為今天下稅糧當一切盡徵本色其說蓋西漢貢禹已言之案禹傳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自五銖錢起以來富人積錢滿室各用智巧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捩草把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稟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末利深而惑於錢是以

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除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民一歸於農宋太常博士許載著吳唐拾遺錄載宋齊丘策曰江淮之地唐季戰爭之所兵革乍息而使民間租稅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無與販以求之是為教民棄本逐末耳時絹每疋市價五百文綢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齊丘請絹每疋擡為一貫七百文綿為二貫四百文綿每兩為四十文皆

足錢丁口課調亦請蠲除朝議喧然沮之齊丘致書徐知誥知誥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不十年間野無閑田桑無隙地此二者真謀國之遠猷萬世之長慮也愚以為欲用貢禹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之言必當用齊丘虛擡時價而折絹綢綿本色之議則農力於田而富藏於下矣案是時為吳順義年中定租稅額上上田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千五百皆足陌見錢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丁

口課調亦科錢故齊丘以此策救正之以亂世割據之雄觀其所稅錢乃輕減如此後之為人上者可不洒心而易慮乎

案洪氏隨筆云資治通鑑失載此事

辭訟

潛夫論愛日篇曰自三府州郡至於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為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觀此則世之為大小吏而好聽民訟者是飢其赤子而

使之僵踣於道路者也可不蹶然知做而痛自懲艾乎

建武詔書

盜賊所以不治由長吏畏罪懼誅法愈重而防愈踈令愈嚴而吏愈怠穿窬不禁則致強盜強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羣乃生大奸此國家之大患也爲之制者莫若寬長吏之罪而但以獲賊爲功范史建武十六年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

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効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牛馬放牧邑門不閉此千古治盜第一善策也

宋開寶二年詔

左傳魯叔孫昭子居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范史第五倫客河東往來太原上黨輒爲糞除而去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趣躬洒掃後人至見之

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吳志陸抗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更繕完城圍葺其墻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爲慙嗚呼賢者之用心誠敬忠恕千載若一後世爲吏者視其官爲傳舍解宇倉庫漫不省視任其頽敝因循歲月以致隳敗重加繕治勞費百倍上糜國家之財下詒後人之患居心鄙薄可爲悼歎案容齋隨筆載宋開寶二年詔云自今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知州通判等罷任其

治所解舍有無毀壞及所增修著以爲籍迭相受授幕職州縣官受代則對書於考課之曆損壞不全者殿一選修葺建置而不煩民者加一選觀此詔可謂得察吏之術矣

救荒

沈氏筆談皇祐二年吳中大飢時范文正領浙西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佛事公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僧諭之曰飢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

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興教舍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節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條叙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移公之惠也歲飢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遂著爲令觀此則宋世之納善以恤民立法以經久可謂兼盡矣然考古者郡縣皆有儲財故偶遇歲荒賢者得藉以展其才志若蕭然縣磬雖有范公其如之何故以舊防爲無益而去之者必有潰決之憂以舊章爲無用而廢之者必有危亡之患古人之言豈欺我哉

仲長統語

仲長統損益篇曰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清旣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門嗚呼流俗弊蠹滔滔皆是卒之色取不終多行非義廉耻漸滅爲天下所羞其愚者素無才諳臨事瞽亂失圖巨奸

則固寵營私挾邪罔上是所謂行偽而堅以疑衆者也

潛夫論語

范史鄭太傅稱太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顏氏家訓載喪子野凡疏親故屬飢寒不能自濟者皆收養之家素清貧時逢水旱二石米爲薄粥僅得徧焉躬自同之常無厭色烈士用心後先一貫潛夫論謂竊位之人天奪其鑿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前人已敗後爭襲之君子小人之相懸絕真可歎也

漢制羣臣上書

獨斷曰凡羣臣上書於天子者有四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者需頭稱稽首上書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聞其中所請若罪狀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公卿校尉送謁者臺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死罪左方下

附曰某官臣某甲上文多用編兩行文少以五行
詣尚書通駁議曰某官某甲議以爲如是下言臣
愚竊議異

貪有益廉有損

呂覽云魯人贖臣妾於諸侯者取其金於府子貢
贖之而不取孔子曰賜失之矣魯人自今不贖人
矣子路拯溺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
人自今必拯溺矣論衡曰子貢讓而止善子路受
而觀德夫讓廉也受則貪也貪有益廉有損推行

之節不得常清眇也

四忌銘

後耳目志載四忌銘云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
忌巧居室忌好此四語可謂居身之法而前世又
有名語云與世多相知者必非正人聚會多密語
者必非良士邂逅即親狎者必非益友以此三語
爲觀人之法亦庶幾思過半矣

無涯惟口

說文局促也從口在尺下復局之一曰博所以行

某象形徐鍇曰人之無涯者惟口故口在尺下則
爲局博局外有垠堦周限也案此語至精人之一
身備百物之養飲食嗜好何所窮極故當以繩尺
局之況乎酒入舌出爲禍福之門盡言翹過築怨
謗之府無涯惟口一語殆勝於金人之銘磨堯堅
之戒矣

東宮

史記竇太后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
嫖魏其傳上曰東朝廷辨之魏其乃之東朝古者

太后居東宮故謂之東朝不獨太子宫爲東宮也

丙舍

范史清河孝王慶傳遂出貴人至丙舍又後慶以
長別居丙舍愚案丙舍者當是宮中第三等舍宇
猶令之有令甲令乙令丙博士弟子之歲課甲科
乙科丙科及帳之甲乙五夜之從甲至戊也故魏
都賦云次舍甲乙景福殿賦云辛壬癸甲爲之名
秩注言以甲乙爲名次也今人類以墓堂爲丙舍
據晉人墓田丙舍而言然此乃別指其方所言之

長安筆言卷二
十一
如謂明堂爲在國之陽丙巳之地非古之所謂丙舍也班史成帝紀元帝在太子宫生甲觀畫堂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元后傳言見於丙殿此其例也又胡建傳云蓋主使人上書告建僂辱長公主射甲舍門案有甲舍蓋證知丙舍爲第三等舍宇明矣

皋陶觥觥

玉篇觥胡瓦切觥除依切

今官寺前有墻塞門上畫麒麟一人冠而朱衣者立其前不知其所自來亦莫解其所謂案論衡乃

知所畫者皋陶觥觥也觥觥者一角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否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爲驗故皋陶敬羊起坐視之嗚呼蒞官治民者可不深惟此義乎

阿房宮

秦之阿房宮非宮名也史記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地志云秦阿房宮亦曰阿城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四里師古云阿近也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又云

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爲房也一說大陵曰阿言其殿高若於阿上爲房也嗚呼以秦之威力宮室未成嘉名未立而天下叛之易曰豐其屋蔀其家三歲不覲凶豈非萬世之炯鑒哉

禁中省中

獨斷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陽平侯名禁當時避之故曰省中今宜改後乃無言之者案洪氏隨筆或問漢書注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爲省中何故荅曰周禮宮正

掌王宮之糾禁鄭注云糾猶割也察也李登云省察也張揖云省今省誓也其處旣常有禁衛省察故以省代禁

行在所

獨斷天子自謂曰行在所猶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守天下所奏事處皆爲宮在京師曰奏長安宮在太山則曰奏奉高宮唯當時所在案此則京師亦可謂之行在所不特巡守所至而已

綈几

綈几字詩人類常用之案西京雜記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公侯以竹木爲几冬則以細蜀爲橐而憑之不得加綈錦然則綈几乃天子之几今人沿習引用莫知其誤耳

橋梁華表

史記朝有進善之旌誅謗之木注服虔云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至秦去之索隱云尸子堯立誅謗之木韋昭云慮政有闕失使書於木後代因以爲飾今宮外

橋梁頭四柱木是鄭康成云一縱一橫爲午謂以木貫表柱四出即今之華表嗚呼京師之橋梁板柱乃古聖人聽規受諫納言進善之具百世而下不惟居民上者未之或知即學士大夫亦鮮有能求其故者矣

六枳

馮衍顯志賦捷六枳而爲籬注周書呂刑篇曰嗚呼汝何敬非時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

維在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
疆言上下相維遞爲籓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
同亦曰八枳此爲六

傳舍

傳舍本客舍之稱史記孟嘗君傳有傳舍幸舍代
舍索隱曰並上中下三等客所舍之名幸舍食有
魚代舍出有車案此則所謂傳舍者下客所居亦
猶逆旅之傳舍也班史又有謁舍注云今之客舍
是即所謂傳舍耳

更衣

論衡云更衣之室可謂臭矣是謂更衣即如廁也
然案班史灌夫傳坐乃起更衣顏注更改也凡久
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煖或變也田延年起至更
衣注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又王莽傳及後閤
更衣中晉灼曰謂朝賀易衣處室屋名也案此則
更衣自有兩說矣廁字亦有二義張釋之傳從行
至霸陵居北臨廁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也
如淳曰居高臨邊頭曰廁蘇林曰廁邊廁也韋昭

曰高岍夾水爲厠凡四說蘇說最爲明快又范史有溷軒注云厠屋也

五帝子孫迭王天下

春秋緯文耀鉤曰太微宮有五帝坐星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昊天上帝耀魄寶也稷感靈威仰而生契感汁光紀而生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荀悅申鑒謂世稱緯書其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所作故桓譚之儔雅所不信然如此論似

亦有至理疑未可盡廢也或云緯書起於哀平之世

虞舜後

左傳孔疏云世本帝舜姚姓哀元年傳稱虞思妻少康以二姚是自舜以下猶姓姚也昭八年傳曰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是胡公乃始姓媯耳史記以爲胡公之前已姓媯非也

史記吳廣內其女娃嬴孟姚也索隱云孟姚吳廣女舜之後故上文云余思虞舜之勲故命其胄女

孟姚以配而七代之孫是也然後封虞在河東太
陽山西有上虞城是亦曰吳城吳虞音相近故舜
後亦姓吳非獨泰伯虞仲之裔也愚案吳廣之女
仍曰孟姚則猶姚姓矣

代宗

白虎通曰諸侯之子亦稱代子晉有太子申生鄭
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太子代子亦不定也漢制
天子嫡嗣稱皇太子諸侯王之嫡稱代子案代子
猶世子是世之為代自漢已然至唐為昭陵之諱

自麗明禁故文選六臣注李周翰曰高帝為太祖
廟文帝為太宗廟武帝為代宗廟宣帝為中宗廟
此四廟代代不遷代宗者世宗也故唐以世宗為
代宗而繼肅宗也前明乃以景泰帝為代宗從繼
代立義殊為不經當時議禮之臣何懵替至是真
不直一笑也

主事

尚書之有郎始於漢有員外郎始於隋至主事之
官則日知錄載之詳矣然但言尚書省主事六人

從八品下門下省主事四人中書省主事四人並從九品上詳考唐志則尚書省二十四司各有主事吏部十三人戶部十二人禮部八人兵部十人刑部十二人工部九人然則六部之有主事乃自此始宋制門下省吏四十有九錄事主事各三人中書省吏四十有五錄事三人主事四人尚書省吏六十有四都事三人主事六人吏部吏額左選主事一人右選一人又司勳考功主事各一人愚案是時主事職廝祿薄與今史差不甚遠故楊大年以爲吏之賤不宜任清秩當是至明世始爲清流耳又案宋志樞密院職事分繇十二房房設副承旨三人主事五人守闕主事二人

博士

漢官儀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增至十四人太常選聰明威重一人爲祭酒其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見授門徒五十人以上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瘡痼疾世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

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觀此舉狀今世之能任此官者蓋亦鮮矣又案博士比六百石自議郎遷入平尚書出部刺史諸侯守相預議政事東晉時荀崧疏謂咸寧太康中侍中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其重如此唐制國子博士五人正五品外五經博士太學博士廣文四門及太常諸博士亦正五品至從七品止職任視漢魏雖稍輕要爲清流由宋至明乃與古漸殊矣然顧名思義審官用人未宜褻越詎可行

錢而得之乎

奉常

班志奉常秦官應劭曰常典也師古曰常王者旌旗也畫日月焉王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後改曰太常掌宗廟禮儀非復秦官之舊而或猶以奉常爲稱并或以常爲嘗失之遠矣

太守

趙策韓令韓陽告上黨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

韓韓不能支王令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効之史記索隱云漢景帝時始稱太守太字衍吳師道云案史文止一稱太守故索隱云然此策凡五言之決非衍當時應已有此稱矣愚案通考諸書皆謂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爲郡置郡守漢景帝中元二年更名郡守爲太守者恐亦失於詳考耳

指揮使

通考葉氏曰都指揮使本方鎮軍校之名自梁起

宣武軍乃即其鎮兵因仍舊號置在京都指揮使而自將之又案後唐長興二年置四十指揮每十指揮爲一軍每一軍置都指揮使一人都指揮使從二品以節度爲之副指揮使則以刺史以上充其重如此然莫詳其官之所始愚案蔡中郎集有荅齋議云尚書左丞馮方毆殺指揮使於尚書西祠又云宮室至大指使至微案此則指使當是繇人之稍長者蓋指揮使之名見於此

布衣

鹽鐵論曰古人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

商賈

薛綜西京賦注坐者為商行者為賈劉淵林三都賦注通物曰商居賣曰賈左傳孔䟽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鄭云行曰商處曰賈朱子集註行貨曰商居貨曰賈蓋本鄭氏其說不同愚案易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是行者為商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是行者亦為賈然則商

賈要是通稱正不必強分別也古者重本而抑末國語曰絳之富商韋籓木楨以過於朝功庸少也注韋籓韋蔽前後木楨木擔言雖富不得服尊服漢書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子孫不得官為吏桓譚曰賈人多通侈靡之物以淫人耳目而竭其財是為下樹奢媒而置貧本宜抑其路使稍自衰嗚呼商賈亦庶民耳古者必立制以困抑之其必有道矣

客稱大夫

史記蕭何傳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正義曰大夫客之貴者揔稱之案今北方人稱醫者爲大夫疑亦此意

丘嫂

史記楚元王世家高祖與賓客過巨嫂食徐廣曰漢書云丘嫂也應劭云丘姓也孟康云西方謂亡女壻爲丘壻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案此則丘嫂二字不可妄用然史云巨嫂班云丘嫂恐丘嫂亦是長嫂之意應以爲丘姓則或未必然耳

內外兄弟

爾雅以姑之子舅之子相謂曰甥事出遠古與世乖違白帖舅之子爲內兄弟姑之子爲外兄弟三國魏志楊阜傳阜與外兄姜叙合謀攻馬超搜神記李娥云適見外兄劉伯父爲相勞問伯父遣門卒與外曹相問云此是吾外妹幸爲便安之齊陸厥有奉荅內兄顧希叔詩唐王維有秋夜獨坐懷內弟崔興宗詩皆謂姑舅之子也今人乃以妻之兄弟爲內兄弟失之甚矣左傳聲伯之母不聘生

聲伯而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杜注外弟管于奚之子是又以異父之子女爲外弟妹與前說不同當分別觀之

從孫甥

左傳其弟期太叔疾之從孫甥也注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爲從孫甥與孫同列今吳中惟妻姊妹之孫則稱孫甥蓋與古殊矣

親家

唐人詩有人主人臣是親家親讀去聲未詳其所本儲光羲詩有敬酬陳掾親家翁之作白居易有閑吟贈皇甫郎中親家翁詩又有皇甫郎中親家翁赴任絳州宴送詩其宴送詩有云新婦不嫌貧活計則皇甫乃是婦家案范史后妃紀云會公卿諸侯親家讌飲則親家二字其來亦古矣

九世一子

孔叢子曰家之族脩一世相承以至九世相魏居大梁始有三子案叔梁紇生夫子夫子生伯魚鯉

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白白生子家求求生子京
箕箕生子高穿穿生子順武後名斌凡九世皆一
子

變生

西京雜記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為兄弟霍光
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嚚曰良以卯日生嚚
巳日生良以嚚為兄良為弟若以在上者為兄則
嚚當為弟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
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
以先生為長近代鄭昌時文長倩並生二男滕公
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為長霍
氏因亦以前生為兄

祖師

班史定陶丁姬傳云易祖師丁將軍之元孫小顏
曰祖師始祖也丁寬易家之始祖案此則凡經學
之祖如伏生申培公之類皆得謂之祖師祖師二
字蓋出於此本儒者以稱其先師非釋氏所能獨
竊也

試兒

顏氏家訓江南風俗兒生一暮爲製新衣裝飾男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針縷并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愚智名爲試兒案宋史曹彬傳彬生始周歲父母以百玩羅於席觀其所取彬取干戈俎豆最後取一印他無所視彬真定人觀此則試兒之事雖北方亦有之然要是江南風俗也

崽子

水經注博水下變童卅角弱年女子小注角古本作及當是少字之譌女子一作崽子音宰愚按方言云江浙間凡是子謂之崽自高而侮人也今南方無此語而北方俚俗詈無行幼少爲崽子當即此也但小注音宰而廣韻收入十四皆內音山皆切又山佳切

畏壘筆記卷二

畏壘筆記卷三

長洲 徐昂發 大臨

薄蝕

京房易傳曰凡日食不以晦朔者名曰薄人君誅將不以理或賊臣將暴起日月雖不同宿陰氣盛薄日光也張晏曰日月無光曰薄或曰日月赤黃爲薄或曰不交而食曰薄韋昭曰氣往迫之爲薄自天變不足畏之說興於是日月之變皆謂爲連轉自然之數而聖賢恐懼修省之義疑若近名而

非實觀易傳所云陰氣薄日則似或有物迫脅之者而非日月運轉自然之數矣天道淵邈固非淺識者之所能窺度也

月食星

班史地節元年月食熒惑孟康曰凡星八月見月中爲星食月月奄星星滅爲月食星

日月不圓

論衡曰日月不圓視若圓者人遠也何以驗之日者火之精月者水之精在地水火不圓在天何故

獨圓日月在天猶五星五星猶列星列星不圓光耀若圓去人遠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時星殞宋都就而視之石也不圓以星不圓知日月五星亦不圓也愚案今南康落星石亦不圓信然然日月非列星可比此恐非篤論貴其強辨可喜耳然近世西洋占星者皆謂星體不圓有長狹斜曲之不同然則仲任之說然歟否也西洋人亦謂日月不圓與論衡合

宿

劉向曰天之五星運氣於五行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其在宿運外內者以宮名別其根莖皆發於地而華形於天五星之所犯各以金木水火土爲占春秋冬夏伏見有時所謂宿也洪氏隨筆爲二十八宿宿音秀若考其義則止當讀如本音愚案史記孝武紀遂至東萊宿留之索隱曰音秀溜宿留遲待之意若依字讀則言宿而留亦是有所待並通案此則宿字如字讀與音秀其義正同不必強分別也樂天詩有卽官應列宿句讀如

本音

七星所屬

春秋緯文耀鉤曰華岐以西龍門積石至三危之野雍州屬魁星太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冀州屬樞星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兗州青州屬機星蒙山以東至江南會稽震澤徐揚之州屬權星大別以東至雷澤九江荊州屬衡星荆山西南至岷山北嶠鳥鼠梁州屬開星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豫州屬搖星七星一主日二主月三命火四

煞土五伐水六危木七罰金天官曰杓携龍角衡
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
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
岱以東北也

歲陽歲陰

史記注歲陽為歲雄歲陰為歲雌十干為陽十二
支為陰然各有不同爾雅甲曰闕逢乙曰旃蒙丙
曰柔兆丁曰彊圉戊曰著雍己曰屠維庚曰上章
辛曰重光壬曰玄默音亦癸曰昭陽謂之歲陽寅曰

攝提格卯曰單闕

高誘注單讀明陽之明

辰曰執徐巳曰大荒

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酉曰作噩

高誘作讀為昨

噩作鄂漢志作詬

戌曰闍茂

闍漢志作掩

亥曰大淵獻子曰困敦

高誘困讀

為羣丑曰赤奮若謂之歲名其不同者闕逢為焉逢

旃蒙為端蒙柔兆為游兆彊圉為彊梧著雍為徒

雍屠維為祝犁上章為商橫重光為昭陽玄默為

橫艾昭陽為尚章大荒落為大芒落協洽為汁洽

涒灘為汭漢作噩為作鄂闍茂為淹茂大淵獻為

困敦困敦為大淵獻赤奮若為赤奪若此淮南之

說也而班志石氏星經攝提名監德單闕名降入
執徐名青章大荒落名路踵敦牂名啓明協洽名
長烈涿灘名天晉作詒名長王掩茂名天睢大淵
獻名天皇困敦名天宗赤奮若名天昊又與前不
同容齋隨筆載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曆十一月甲
子夜半冬至歲雄在闕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
雌在觜日雄在子又云甲歲雄也畢月雄也阼月
雌也以畢觜爲月雄雌不可曉案月陽月名甲曰
畢乙曰橘丙曰修丁曰圉戊曰厲己曰則庚曰窒

辛曰塞壬曰終癸曰極正月爲阼二月爲如三月
爲病四月爲余五月爲皋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
月爲壯九月爲立十月爲陽十一爲辜十二爲涂
然則月雄在畢者甲也古書所傳載但有月陽而
無月陰故雌在觜三字遂無從詳考耳夫十月爲
子甲子月也但子之爲觜其義不可得而推矣竊
疑阼月雌也阼字恐誤當云觜月雌也
攝提格者班志云天王帝坐廷其兩旁各有三星
鼎足勾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

故曰攝提格離騷云攝提貞於孟陬正謂此也

天根

國語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木節解注天根亢氏之間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而水源竭本氏也寒露後十日陽氣盡木節解案班志氏為天根主疫然則本即天根以其為天根故曰本

弓矢刀劍所主星名

抱朴子鄭君云葛洪之師刀名大房虛星主之弓名曲張氏星主之矢名彷徨熒惑主之劍名大傷角星主

之弩名遠望張星主之戟名大將軍參星主之

上巳

元周公謹云上巳當作日干之巳古人用日如上辛上戊之類皆用日干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首未尾辰則上旬無巳矣

稷

稷有春秋二稷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被禳國於水嬉此用七月十四日秋稷也西京雜記高祖與戚夫人正月上辰出百子池邊灌

濯食蓬餌以祓妖邪而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蓋
一春有兩稷也史記注陳留俗三月上巳水上飲
食爲酺然則稷即酺也案周禮族師掌春秋祭酺
爲人物災害之神原此當是祭而祓於水上遂稷
飲也既云春秋祭酺則春秋有二稷乃三代之遺
風矣

驅劉媵臘

驅劉之禮祀先虞禮儀志立秋郊禮畢武官肄兵
習戰陳斬牲之禮名曰驅劉古今注永平元年六

月乙卯令百官驅媵白幕皆霜

案六月當
作八月

風俗通稱

韓子書云山居谷汲者媵臘而寘水楚俗常以十
二月祭飲食也又曰當新始殺食曰驅媵說文祈
穀食新曰離媵離媵猶驅媵也又案驅以立秋日
祭獸王者以此日獵祭宗廟冀州北部以八月朝
作飲食爲媵謂之媵臘蓋驅劉乃朝廷之禮驅媵
則民間風俗也

伏

史記秦德公二年初伏孟康曰周時無至此始有

之諸家說伏字義頗爲晦滯惟曆忌釋云伏者何以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唯立秋以金代火相剋而不生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曰伏也小顏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爲伏藏因名伏也漢舊儀謂伏者厲鬼行故閉書日不干求乃妄說耳

處暑

春秋啓閉二分二至並見於書傳其他節候槩未

之見唯國語范無宇曰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旣至蚩蠶之旣多而不能掉其尾注云處暑暑止也二分亦謂之日中

陰陽之氣漸人

董子曰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澹澹也其無間若氣而淖於水水之比於氣也若泥之比於水也是天地之間若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殺饜也此論甚

精微

雲氣

通卦驗曰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鵠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觜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寒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鬼上如羊下如蟠石望氣經曰二分二至必占雲氣黃雲如覆車五穀熟青雲致蟲白雲致盜黑雲多水赤雲主火如藤蔓掛樹者寶氣也

紫氣如樓玉氣也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
涔雲水波陣雲如立垣勝兵雲氣如織敗兵雲氣
如枯他不具載

西洋曆法

左傳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
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此梓慎之言也
明萬曆間利瑪竇入中國著西洋曆法其論日食
也曰日食與合朔不同日食在午前則先食後合
在午後則先合後食此即梓慎日月二至相過二

分同道之說而變之者也其論月食也曰日射地球地球反影射月故月食此即張衡當日之衝光蔽於地是謂闇虛之說而亦變之者也沈括筆談云黃道與月道如二環相壘而小差凡日月正當其交道則隨其相犯淺深而食交道每月退一度故西洋法羅睺計都皆逆步之交初謂之羅睺交中謂之計都盧此無錫朱君名襄之說也余以其言明晰具錄之

輿地圖

史三王世家御史奏輿地圖索隱云謂地爲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爲蓋謂地爲輿故稱輿地圖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虞喜志林云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古愚案史所載如督亢圖之類則自古已然索隱說是也

新豐

漢書地理志新豐注驪山在南故驪戎國秦曰驪邑高祖七年置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於是高祖

改築城寺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
三輔舊事太上皇思慕鄉里高祖令匠人胡寬作
新豐并徙舊社屠兒酤酒煮餅商人放雞豚羊犬
於通衢競識其家案史記高帝十年七月太上皇
崩櫟陽宮赦櫟陽囚更名酈邑曰新豐據此則太
上皇崩後方名新豐十年以前猶曰酈邑不得云
高祖七年置也

酈侯

史記酈侯下注文穎曰音贊瓚曰今南陽酈縣也

孫檢曰有二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嗟屬南
陽者音贊案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贊今多
呼嗟嗟舊字作酈今皆作酈此所由亂也史記三
王世家續蕭文終之後於酈司馬貞云蕭何初封
沛之酈音贊後其子續封南陽之酈音嗟與前注
顯相違反當是失於詳考耳

三戶

史記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注南公者
道士善言陰陽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

秦與蘇林解同韋昭以爲三戶楚三大姓昭屈景也索隱曰二說皆非也左傳以畀楚師於三戶杜注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則是地名不疑張守節曰案服虔云三戶漳水津也孟康云津峽名也在鄴西三十里括地志云濁漳水又東經葛公亭北經三戶峽爲三戶津在相州澄陽縣界南公辨陰陽識興廢知秦亡必於三戶其後項羽果渡三戶津破降章邯秦遂亡愚案是說誠新異可喜然恐當以韋昭臣瓚之說爲正昔人有語云豺能殺虎鼠可害象一夫足以勝予三戶可以亡秦亦言寡可敵衆弱可敵強也

廣陵濤

枚乘七發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觀濤乎廣陵之曲江注云廣陵國屬吳未嘗云錢塘也後人因後有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之文因指爲浙江之濤論衡云其發海中之時漾馳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爲濤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大江浩洋曲江有

濤竟以隘狹也吳殺其身爲濤廣陵子胥之神竟無知也案此則明指爲浙江之濤矣然越絕云前潮子胥之潮後爲重乃文種之潮不得獨言子胥也而枚叔所賦竟無一語及之何歟所未解也子於辛卯九月自西江歸經過江口潮汐潛長潛消無復曩者奔騰瀆瀆之勢詢之舟師舟師云前七八年潮極壯盛舟航覆沒士民淪溺者無慮萬數於是衆庶洵懼博延方士精禋虔籲於上下神祇求得巨龜長三尺餘牒告海若之神自是濤勢衰

減遂與大江之潮無異矣

縣圃

穆天子傳天子北升於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曰春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温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所謂縣圃又曰天子五日觀於春山之上乃爲銘迹於縣圃之上以詔後世案此則縣圃乃春山之澤猶鄭之圃田類耳注所引淮南子昆崙去地一萬一千里上有層城九重或上倍之是謂閼風或上倍之是謂玄圃

其說悠謬真不足辨也余嘗疑道家所稱洞天福地俱近在九域之內其道里輪廣可按籍而考然其述洞天之內動云數百里少或百里多有金堂玉室瑤臺瓊館殆近鬼趣非復陽明景象乃惑世誣民之甚者其書可廢亦可燒也

郭氏之墟

新序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故城郭氏之墟問於野人曰郭氏者曷為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所以為墟者

何也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也案此郭氏之墟豈即所謂郭公者耶後世之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者亦何適而不為墟耶

太行山

淮南子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高誘注五行山今太行山也在河內野王縣上黨關穆天子傳天子北升於大北之陞郭璞注疑此太行山也案尚書疏正義引地理志云太行在河內山陽縣

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在懷州河內縣北二十五里高誘說是也

玄岳

括地志恒山在恒陽縣西北一百四十里隋之恒陽漢上曲陽也或以爲即水經注所謂玄岳案水經注崞山縣南面玄岳右背崞山後代下引梅福上事曰代谷者恒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東代郡在西案代郡在雁門東代谷又在其東而南直恒山與崞之玄岳道里遼隔疑玄

岳乃別爲一山而非北岳之恒山今人以北岳爲玄岳者恐非也又案淮南子云盧敖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高注玄闕北方之山也疑此殆即是酈道元之所謂玄岳矣

欒水

國策惠子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姚宏續注云楚山呂氏春秋作渦山欒水後語作蠻水注盛弘之荆楚記曰宜都縣有蠻水即烏水也今襄州南有烏水按古公亶父以修德爲百

姓附與太姜踰梁山而止於岐山之陽故詩曰率
西水滸至於岐下是生季歷卒葬鄠縣之南今之
葬山名也而皇甫謐云楚山一名滴山鄠縣之南
山也縱有楚山之名不宜得蠻水所齧惠子之書
五車未爲稽古也續云變音鸞說文云漏流也一
曰瀆也墓爲漏流所瀆故曰變水齧其墓不必譏
惠子也

雒

魏略詔云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佳魏
行爲土土水之牡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除
佳加水變雒爲洛

飛鄰望鄰

容齋隨筆云自古所謂四鄰蓋指東西南北四者
而言元豐以後州縣權賣坊場收淨息以募役浸
久弊生往往鬻其抵產抑配四隣四隣貧乏則散
及飛隣望隣之家不問遠近必得償乃止余憶幼
時鄉俗酒令有拋觥及飛隣對隣之說心甚訝之
觀此知亦遠有從來也

五穀宜土九穀忌日

淮南子汾水濁宜麻齊水和宜麥河水調宜菽洛水輕利宜禾渭水多力宜黍江水肥宜稻學古編載九穀忌日小豆忌卯大豆忌申小麥忌戌大麥忌子禾忌寅黍忌丑秫忌寅未稻麻忌辰

地氣如積水

予嘗行曠野間見遠際村落廬舍林木如在積水中倒影在下了了可辨又往往遠見城郭下水色空明雉堞草樹寫映如畫及就視都無有不過仍

沙土耳積疑久不解一日車行忽悟此景必於日中見之陰晦則否蓋地氣上蒸狀如積水陽光薄焉轉生景曜積氣本虛虛則受明還復生明明故自無所不見耳沈存中筆談謂莊子所言野馬乃田野間浮氣遠望如羣羊又如水波此乃是氣之動者非比比也

陸生之物水中必具

邵子曰陸生之物水中必具巨於陸者細於水細者反是如魚飛鳥類也龍蠃蜓類也蟹蜘蛛類也

蝦蟇類也龜鼈甲蟲類也螺螄胎生類也鼃蜮走獸類也蛙黽倮蟲類也此論似亦有至理

土龍

夢溪筆談云澤州人家穿井土中見一物如龍蛇大畏之久之不動試摸之石也程伯純為晉城令求得一段鱗甲如生蓋蛇蜃所化如石蟹之類也往年予家於旁宅後治舊井得物一段鱗甲皆具如龍似石非石似土非土類今所燒琉璃瓦者與存中所說正同一時競謂之土龍但首尾橫亘不

可窮探耳

八神

吳斗南刊誤補遺云八神之祠本齊太公作之故皆在齊地案班志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又云其祀絕莫知起時皆傳疑之辭而吳云太公作之是將以太公為啓濞祠之人乎恐其亦失於自檢矣

西王母

穆天子傳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乃執白圭

玄璧以見西王母注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
善嘯竹書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侖丘見西王母其
年來見賓於昭公又云西至於西王母之邦然則
西王母當是其邦之君非必神人不可知者也又
云天子遂駟升於弇山乃紀丌跡於弇山之石而
樹之槐者曰西王母之山注弇弇茲山日所入言
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既有邦又有居洵非神
人不可知者矣世本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珮又
西王母來獻昭華之玉案此歷世久遠當非穆天
子所賓見之西王母漢志金城郡臨羗西北至塞
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鹽池即畢和羗以獻王莽
爲西海郡者也又爾雅云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
謂之四荒然則西王母者乃遐荒之地穆天子所
賓見者乃其邦之君長耳

河伯

日知錄載河伯事詳矣然愚別又有說李善文選
注引青令傳曰河伯姓馮氏名夷浴於河而溺死
是爲河伯太公金匱曰河伯姓馮名修裴氏新語

謂為馮夷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水仙後漢書注引聖賢冢墓記曰馮夷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為河伯又龍魚河圖曰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唐秦宗河侯新祠頌曰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數說不同要皆本於屈原遠遊篇所謂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也愚案溺死之事固屬誕繆烏有死而得仙者夫人馮夷之說尤為不經唯莊子謂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原道訓謂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

高誘注云皆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宜為近之而猶未徵也嘗讀穆天子傳云天子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維河宗氏郭璞注無夷馮夷也山海經云冰夷河四瀆之宗主河者因以為氏又云河宗伯天逆天子於燕然之山天子受河宗璧伯天受璧沉河致河典

具詳珍怪之物言河伯伯天以為禮禮天子也典禮也

乙

丑天子西濟河爰有温谷樂都河宗氏之所游居案此則伯天乃無夷之後河宗氏實維伯爵是謂河伯無夷乃河伯之始封猶祝融立冥之屬死而

爲神者也其云河宗之子孫酈伯絮當是其支系
三官

今世道家有三官之神莫知其所自來愚案典略
載太平道使人爲奸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
都習號奸令爲鬼吏主爲病者請禱之法書病人
姓字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着山上其
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
出米五斗以爲常故號五斗米師今道家以三官
爲天官地官水官其說正與典略合蓋猶是米賊

張魯之遺也

碧霞元君

世俗謂泰山之神爲碧霞元君是天帝之長女亦
曰玄女亦曰陳州娘娘余嘗疑其故而不得後忽
悟此必謂武王元女大姬也以其爲武王元女故
曰帝之長女其言玄女者元女也世俗不解元女
之稱故訛轉爲玄女也其曰陳州娘娘者當是陳
敬仲奔齊時奉其祭祀俱來厥後子孫昌大雖擅
有齊國而原其所始猶謂之陳州娘娘也史稱元

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人化之故有宛丘東門之粉之詩以巫鬼之俗祀其先代帝者之女以爲神固理之可信不疑者及田陳代齊里俗因奉以爲泰山之神而終不能沒陳州之號故知其爲武王元女大姬也

天主

西洋本名瑣里國其所嚴祀之神號曰天主其說誕妄不足信案班史始皇東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

郊牛山下者二曰地主三曰兵主四曰陰主五曰陽主六曰月主七曰日主八曰四時主蓋天主之名見於此疑西洋所奉即此神也當時始皇使人齋童男女求神仙並由齊以入海或奉其祠俱去後飄流不歸止於海島因立其祠而嚴事之乃事理之常無足疑者又秦度以六爲名事統上法今西洋亦自稱秦其數尚六用法嚴刻皆秦之遺俗則天主之祀即八神之一齊之所以祠天齊者也史記祭天金人下韋昭云作金人以爲祭天主張

守節曰金人即金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為祭天主
此又佛像之所由昉矣

歸煞

顏氏家訓偏傍之書死有歸煞子孫逃竄莫肯在
家畫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
列灰被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乃儒雅之罪
人彈議所當加也案此即今俚俗之所謂避煞亦
有盛作道場具牲醴祀鬼者謂之接煞

解土疏頭

世俗禳禱有所謂解土者其事漢世已有之論衡
解除篇曰世間繕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畢解
謝土神名曰解土案今亦謂之謝土又今世祝史
之法用文字宣告神明謂之疏頭亦漢時已有之
潛夫論云或裁好繪作為疏頭令人畫采雇人書
祝虛飾巧言欲邀多福是也

漢大儺侷子和辭

甲作食舄腴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
食咎伯竒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

觀錯斷食巨窮竒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

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

後者為糧范史禮儀志大儼逐疫百官赤幘陞衛黃門令奏曰侂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唱侂子和云云因作方相與十二獸舞

權呼周遍三過持炬火逐疫出

露筋廟

米芾露筋廟碑言有女子露處於野義不寄宿田家為蚊所嗜露筋而死其說妄也蓋里俗之謬譌芾未詳考耳廟之所起本以祀五代時將路金以先有德於茲土故為立廟後乃訛路為露訛金為

筋以妄說傳會其事李燾辨之甚悉余曩亦為碑所誤過廟下為賦一詩其詞曰忼慨一朝節淒涼千載祠精英感貞厲氣決媿男兒斷汙河聲急叢篁鳥語悲曉霜微月落隱隱似蛾眉今已削其藁聊記於此

神誥

蔡中郎漢交趾都尉胡夫人黃氏神誥末云推本議銘著斯碑石俾諸昆裔瞻仰以知禮之用是為神誥乃申頌曰云云案中郎此文亦是墓碑體例

而題云神誥所未詳也又議即胡夫人哀讚云孤心摧割靡所底念仰瞻二親或有神誥靈表之文敢曰亮闇叙我憂痛然則神誥者當即是墓表神道碑之類漢時自有此種文體名號耳其云靈表則或是墓表也至士大夫家居喪亦稱亮闇漢人質直略無嫌忌如此

畏壘筆記卷三

畏壘筆記卷四

史記

長洲 徐 昂發 大臨

史記標題行次一當以太史公自序為準如五帝本紀本相連屬故其後曰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云云蓋總叙也魏其武安列傳其事與灌夫相終始非是爲夫立傳與班史不同今以灌將軍夫者潁陽人也另起其酷吏游俠刺客貨殖等傳亦同此例皆非是至老子韓非

列傳自叙止舉老子韓非兩人故曰老子與韓非同傳今本誤作老莊申韓列傳第三尤極紕繆並應刊正

史記不唯亡軼如張晏所云亦并多殘缺如夏禹本紀本采禹貢臯陶謨益稷為之其於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之下即接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其下又即以吾言底可績績之索隱曰此取臯陶謨為文斷絕無次序即班固所謂踈略牴牾是也愚案此言非也蓋古書久遠訛缺失次正如來

始滑及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之類皆訛缺之文不應太史公臨文不檢乃爾司馬貞之言未足據也

史吳起傳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其下即云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案此段文義斷續不屬其為殘缺之文無疑豈得以踈略牴牾議之耶

褚少孫補史記

衛宏漢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武本紀甚言其短武帝怒而削去之恐其說非也魏志王肅傳云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蓋承宏之妄耳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等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之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司馬貞曰褚少孫取班書以補景紀取封禪書爲武紀取荀卿禮論爲禮書樂記爲樂書兵書亡不補略述律而遂分歷述以次之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龜策則直是太卜所占龜兆雜說耳何其蕪鄙也案如張晏所云則遷沒之後其書亡失甚多豈得亦云武帝削之乎

漢人論讀書

班史藝文志云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力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傳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注苟爲僻碎之義以避他人之攻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二三萬言後進

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班史劉歆書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嗚呼此真千古名言讀書者不可不深知此意自唐世五經疏義立歸於一是而此義亡矣司馬公嘗謂程正叔曰辨證古人誤處當兩存之勿輕加詆訾公其知此意者歟

管子

管子之書如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又曰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及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等語訛謬顯然
韓非子稱數至能人之門不一至主之廷明主使其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威不貸錯制不共門脣乎齒乎吾不爲始乎齒乎脣乎愈惛惛乎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諸如此語與管子

同或謂管子書大半出戰國時人手者其大抵韓非類乎

時文謬用管子

管子農之子常爲農樸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爲士者則足賴也注謂農人之子樸質而野不爲奸慝齊語作野處而不暱注暱近也言處於野不相暱近今世俗學乃以慝爲匿字而云野處而不匿其秀自明時號爲時文名家皆襲用之此直是不通句讀殊可哂也

商子

秦之欲燔書阮儒也久矣商鞅之書曰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辨慧國以此十者治敵至必削不至必貧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却與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又曰國強而不戰毒輸於內禮樂蝨官生必削國遂戰毒輸於敵國無禮樂蝨官必強夫以禮樂爲毒爲蝨官而以詩書善修仁廉爲削國喪亡之具則彼書之當燔儒之當阮也久矣且曰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賞則死怯民

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強強必王故王者刑九賞一
強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由是言之任刑則
王天下詩書禮樂則亡其國如是書安得不燔儒
安得不阬不必俟淳于越等發其機而後決也

韓非子

韓非祖述申商其言曰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
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
能也博習辨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
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又曰

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藉仁義盛容
服而飾辨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故以
爲五蠹之首至以爲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
爲教無先生之語以吏爲師後李斯竟襲用其說
以亡秦使非而得志則燔書阬儒者必非也何獨
罪李斯哉

呂氏春秋注

漢高誘注序云呂氏春秋與孟子荀卿淮南楊雄
相表裏著在錄畧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

畢訖家有此書尋繹按省大出諸子之右慮傳義失其本真故復依先師舊訓輒為之解以述古儒之旨由此推之呂覽之注後於淮南故先後亦稍有異同而於呂覽尤為閎奧其序淮南稱深思先師之訓為之注解今於此書亦稱依先師舊訓儻亦盧尚書之所授耶

春秋繁露

董子謂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又謂推神農為九皇而改號軒轅謂

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黜虞而號舜曰帝舜其說迂怪不倫雖謂之亂我書也亦可

程大昌書繁露後曰牛亨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荅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然則繁露乃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所從假以名書者也王伯厚亦曰繁露者冕之所垂也

董子五行說

繁露五行相勝篇以木為司農火為司馬土為司營金為司徒水為司寇與周禮異五行相生篇又以司徒為大理而以司寇為尚禮雖或云周禮乃劉歆所造是時尚未出然詩書與古禮皆已並陳

其說俱不合又以北方屬禮并與五行乖異未知其何說也

淮南子注

陳氏曰按唐志淮南子又有高誘志今本記題許慎注而詳序文即是高誘序言自誘之少從同縣盧君受其句讀盧君者植也與之同縣則誘亦涿郡人也蘆泉劉氏曰淮南一書漢許慎記上而高誘爲之注記上猶言標題進呈也故稱官稱臣先儒誤以爲慎注如洪景盧亦以爲許叔重注今按

書中不知者云誘不敏則爲誘注明矣愚按高序稱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亡失書傳廢不尋修又云以朝脯事畢之間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爲之注解則此注乃本盧植所指授而誘爲之發明者也當以劉說爲正

孔叢子

大梁李氏曰孔叢子七卷世傳漢孔鮒撰嘉祐中宋咸嘗爲之注案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孔臧

十篇雜家有孔甲盤孟二十六篇宋晁氏志疑孔
叢子即漢志孔甲盤孟而亡六篇然考師古注云
甲黃帝史或云夏帝孔甲又史稱田蚡學盤孟書
注亦云黃帝史然則謂鮒著盤孟者非也朱子以
其文軟弱不類西京多似東漢人語愚案孔叢子
一書或是子豐季彥輩集先世遺文而成故至東
京始行然其書淺陋不足採也

諸子似異而同

諸子語互相襲用如列子宋人有以玉爲其君爲

楮葉者三年而成淮南子作象論衡作木射石事
或作熊渠子或作養由基或作李廣卜河爲崇事
或作昭王或作莊王與王隱一事或以爲齊威或
以爲楚莊介子推事諸書互相出入似異而同諸
如此類不可勝舉讀者但當領其大凡未足與詳
辨是非也

論衡楚熊渠見寢石以爲伏虎射之矢沒其衛或
曰養由基見寢石以爲兕也射之矢飲羽或言李
廣熊渠養由基李廣主名不審無實也

書未可信

論衡湯遭旱七年以五事自責謂何時也夫遭旱一時輒自責乎旱至七年乃自責也謂一時輒自責七年乃雨天應之誠何其留也謂七年乃始自責憂念百姓何其遲也書之言未可信也

鹿死不擇音

左傳鹿死不擇音杜注音所麻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假借言鹿死不擇庇蔭之處喻已不擇所從之國服虔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於困迫將死

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此句原有兩說然孔疏云下有鋌而走險急何能擇之文是但言其怖急得險則停不能選擇寬閑麻蔭之所不論音聲好惡服說非是六臣注誤引不可從也

鷓蚌

燕策蘇代曰蚌方出曝而鷓啄其肉蚌合而鉗其喙鷓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鷓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鷓姚宏續注云謠語諺語皆協春秋後語作必見死蚌脯藝文類聚

引云蚌將為脯如此則協韻然不聞蚌鷓得雨則解也陸農師乃云今日不兩明日不兩必有死蚌兩謂闕口一本作雨非是恐別有所據

雞口牛後

史記曰寧為雞口毋為牛後顏氏謂此是刪戰國策耳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當為尸後當為從俗傳寫誤也愚案延篤音義今不可復見雞口牛後自是韻語太史公當是改寧為雞尸無為牛從兩句作韻語也若如今本

國策仍為口後字則介正不必云爾矣案今史記索隱作雞尸牛從

三鱣

范史楊震傳冠雀銜三鱣魚注云冠音貫即鸛雀也鱣音善似蛇一作鱣卿大夫之服象也郭璞云鱣魚長二三丈音知然反安有鸛雀能勝二三丈乎此為鱣明矣愚案洪氏隨筆謂續漢書及搜神記皆作鱣字又引韓非說苑稱鱣似蛇蠶似蠋並作鱣字假鱣為鱣其來已久今人沿習不變仍用

作知然反者誤也錢受之注杜詩於三鱣下云蓋用楊震傳三鱣而兼取郭陸音釋已屬可議至引楊震碑辭云貽我三魚以辨懿德謂稱鱣稱鯉皆未得其真者尤爲曲說吾未敢從也

樂廣傳

晉書樂廣傳載杯蛇角影事後世咸共傳稱宜無異議然不知實漢時應彬事也風俗通云劬之祖父彬爲汲令以夏至日詣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形如蛇宣畏惡之而不敢

不飲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羸露彬後因事過至宣家問其變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彬還聽事思惟良久顧見懸弩必是也乃使門下史將鈴下侍徐扶輦載宣於故處設酒杯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由是瘳平官至尚書歷四郡此劬自述其祖父事時日姓氏左驗至明不知何忽乃冒爲樂令事晉書中如此類者正不乏也

犀角

東坡詩中往往用犀角字後人摘以為語病愚案
鄭語史伯曰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注角犀
謂顏角有伏犀豐盈謂頰輔豐滿皆賢明之相也
又中郎集中如司徒袁公夫人馬氏碑銘云角犀
豐盈實有偉表童幼胡根碑銘云角犀豐盈光潤
玉顏然則坡公乃有所本後人議之者妄也袁公
夫人即融之女范史列女傳所載袁隗妻馬倫者
也又國策司馬喜稱陰姬之美其睂目準額權衡
犀角偃月乃帝王之后東坡用犀角字似本此蔡

中郎作角犀則用史伯語也

黠伯

晉書羊曼傳曼任誕頽縱好飲酒時人稱為黠伯
案黠當作齧顏氏家訓云晉中興書太山羊曼飲
酒誕節時人號為齧伯此字更無音訓孝元常謂
曰由來不識唯張簡憲原注浙州刺史張纘謚見教呼為嚮羹
之嚮亦不知所出案俗間有齧齧之語蓋無所不
施無所不容之意顧野王玉篇誤為黑旁畚顧雖
博物猶出孝元簡憲之下吾所見數本並無作黑

者重馘是多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今案晉書玉篇並作黠廣韻黠字下云晉書兗州八伯羊曼爲黠伯蓋承玉篇之誤而於下黠字注云積厚則猶遵顏氏之說而云然也集韻類篇俱未訂正未詳其故

真草詔書

古者簡質詔書雜用真草三王世家褚先生曰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於左方

昔人謂褚少孫補史記言辭鄙陋非遷本意如三王世家太史公本不及見三王後事徒以爲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可觀故爲作世家原未嘗闕也少孫淺見乃謂求其世家終不可得因遂補之殊失太史公本旨此真所謂不知而作者歟

小學

古者八歲入小學七年而成然其學有今之人至窮老盡氣而不能盡通者矣周官保氏及大行人之所掌漢則疇官之所教是也自宋儒別爲小學

長豐筆記卷四
十四
之書以示人於是承學之徒但知彼之所謂小學而忘古者之自有小學名實既貿古學益衰六書曆筭之說對之真若面墻嗚呼是誰之咎歟

漢書本字

古書本字為後人誤改不可勝數試以一二言之如師古曰戰陳之義本因陳列為名而音變耳字則作陳更無別體而末代學者輒改其字旁從車非經史之本文也明妃之名漢書本作嫫亦作儻應劭曰名廕今乃作媵亦非本字又漢志漕船五百艘師古曰一船為一艘其字從木他如驃騎為票騎蒲桃為蒲陶帛欄為帛蘭此類甚眾姑舉其大槩如此

今本誤字

范史楊震傳行至城西夕陽亭飲醪而卒非也舊本乃是几陽亭以亭在女几山之陽故曰几陽唐書沉香亭子本作子亭子亭者小亭也柳公權傳嘗夜召對子亭燭窮而語未盡是也今本誤改作亭子失其義矣如此之類不可詳舉夫校讐之事

豈復容易雖老於文學者猶或有遺忘而乃使不學者任之真可歎也

隸書非始於秦

水經注言古隸之書起於秦代篆字文繁蕪會劇務用隸人之省謂之隸書或云即程邈於雲陽增損者是言隸者篆捷也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傅弘什說臨淄人發古塚得銅棺前和外隱作隸字言齊太公下脫一字世孫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隸同今書證知隸自出古非始於秦

錯簡間編

宋李秀巖稱鄭康成之言曰易詩書春秋簡長二尺每簡三十字孝經半之論語簡八寸蓋古人簡冊字有定數每一簡三十字則錯一簡亦三十字近世諸儒於經文之可疑者類以錯簡名之夫文字章句多寡不齊豈皆錯簡或傳寫者偶失其次則有之謂之錯簡恐未盡然也

班史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師古曰間編者謂舊編爛絕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案此謂簡編前後間

雜亡失次第亦猶錯間之意但未遺脫耳

石鼓文

石鼓文其魚維何維鱣維鯉何以橐之維楊及柳
案玉篇橐普到普刀二切囊張大也有包裹之義
今之漁者類以木楊或箬葉作包覆魚入市當即
易所謂包有魚者也東坡石鼓歌其魚維魴貫之
柳以包爲貫與包魚又別爲一義鄭漁仲作何以
標之案石鼓文無標字不知漁仲何所據

飯牛歌

呂氏春秋載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
角疾歌高誘注歌歌碩鼠也案詩有逝將去女適
彼樂土等語自是甯戚意中事高說甚長必有承
受漢書注應劭所引南山矸白石爛之詩或是漢
人擬作亦未可定容齋隨筆議之恐非篤論

尺布謠

高誘鴻烈解序載尺布謠云一尺繒好童童一升
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此與史記殊別愚
案好童童飽蓬蓬語與今俚語正同豈太史公以

其文不雅馴從而潤飾之歟

赤鳳來

西京雜記賈佩蘭說戚夫人嘗以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豕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既而相與連臂踏地爲節歌赤鳳皇來案此則趙后之歌赤鳳來乃宮中遺制非必爲宮奴赤鳳作也

大人賦語

李太白飛龍引云載玉女過紫皇紫皇乃賜白兔所擣之藥方後天而老彫三光下視瑤池見王母

蛾眉蕭颯如秋霜其辭詭竒高妙不可方物及讀大人賦有云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睹西王母矐然白首乃悟太白所云蓋本於此

廣陵散

沈存中筆談云韓皋謂嵇康琴曲有廣陵散者以王陵母丘儉輩皆在廣陵敗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故曰廣陵散余謂散自是曲名如操弄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云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知散爲曲

名明矣或者康借此以諫諷時事散取曲名廣陵
乃其所命相附爲義耳案此論甚當但詳應璩書
語恐廣陵散亦是舊曲名未必叔夜所命文士傳
乃云嵇康臨死取琴調之爲太平引曲成歎息曰
太平引絕於今日耶臨命而作太平引恐無是理
當以干令升晉紀作廣陵散爲正

何滿子

何滿子歌白樂天注云滄州歌者何滿子臨刑進
曲以贖死上竟不免元微之詩云梨園弟子奏玄
宗一唱承恩羈網緩便將何滿爲曲名御譜親題
樂府纂元白同時又最交好其說乃不同如此未
詳孰是

參撾

彌衡傳注臣賢案參撾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
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自音云參音七紺反
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參爲曲奏之名則
撾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參撾而去足知參
撾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爲去聲不知何所憑

也參七廿反日知錄但引王僧孺庾信李頎等詩而云正七紺反未及辨正其非所未解也

鹽讀爲艷

郊特牲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注鹽讀爲艷使歆艷之正義曰鹽艷聲相近歆艷是愛欲之言故讀從艷也案此則樂府之所謂昔昔鹽阿鵲鹽白鴿鹽神雀鹽等諸鹽字皆當讀爲艷容齋隨筆謂鹽者如今吟行曲引之類猶未盡其義也

度曲

班史元帝自度曲瓚曰度曲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張衡舞賦曰度終復位次授二八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爲歌詩聲也師古曰二說皆是也度音大各反愚案瓚說恐尚未安玉篇度又過也度曲者或當如應說謂自作新曲而自歌之以次終其曲也即如張平子賦語亦云度終復位明言度曲旣終然後更授其次則度字當作唐故切即次授之義亦當爲唐故音不得音大各

反惟應說乃得音大各反耳恐顏說亦未必盡然也

舉白浮白

班史舉白服虔曰舉滿杯有餘白瀝者罰之也孟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否也師古謂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白盡否也一說白者罰爵之名也飲有不盡者以此爵罰之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酌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是也案此則舉白浮白各自一義當分別用之

食酒

班史于定國傳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若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嗜此說非也下叙定國子永乃言嗜酒耳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也今流俗輒改作飲字失其真矣

什器

史記注什數也人家常用之器非一故以十爲數猶今云什物也小顏云軍法五人爲伍二伍爲什

則共器物故謂生生之具爲什器亦猶從軍及作役者十人爲火共畜器用相調度也

斛

古時之斛與今世絕異案班志量者龠合升斗斛也其法用銅方尺而圓其外旁有庀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鄭氏曰庀音條筭方一尺所受一斛師古曰庀不滿處也古亦謂之桶史記平斗桶鄭康成曰音勇今之斛也或音統

輶

今世肩輿俗謂之輶嘗疑其名非古然自漢以來有之班史淮南王上書云輿輶而踰嶺服虔注輶音橋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師古曰服音瓚說是案今輶字俗作去聲不復知有橋音矣

簾

班史韋賢傳遺子黃金滿簾如淳曰簾竹器受三四斗陳留俗有此器蔡謨曰我陳人不聞有此器

滿籩者言其多耳非器名也小顏曰說文云籩籩也楊雄方言陳楚宋魏之間謂筭爲籩則筐籠之屬也或作盈乃盈滿之義其說與蔡合吳斗南云方言籩儋也滿籩之義直謂是滿儋耳其說亦通

投壺

顏氏家訓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爲其矢之躍也今則惟欲其驍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瓚弘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驍人矣

棊

韋曜博奕論曰枯棊三百李善注邯鄲淳藝經云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枚案此與今制不同班孟堅奕旨曰博懸於投不必在行裴駟云投謂投瓊也此又似是說擲蒲之戲而亦謂之奕想古者自有此通稱

耳投瓊律文亦謂之出玖

櫓窳

窳

玉篇竹刮切
廣韻丁滑切

說文云穴中見也或云穴中出貌元微

之詩櫓窳動搖妨作夢巴童指點笑吟詩案此當是櫓中穴如吳中俚語櫓墊之謂

笳

杜摯笳賦云李伯陽入西戎所作晉先蠶儀注車駕住吹小笳發吹大笳笳即笳也通考胡笳似觱篥而無孔後世鹵部用之豈張博望所傳阿兜勒

之曲耶楚調有大胡笳鳴小胡笳鳴並琴箏笙得之殆其遺聲歟杜以為老子所作非也案觱篥一名悲篥一名笳管羗胡龜茲之樂以竹為管以蘆為首狀類胡笳而九竅然則笳之體制應與觱篥相類今此器已不傳關東人有傳此器者狀類琵琶曲頸正與舊人所畫胡笳十八拍圖相似此或其遺製亦未可定繁欽稱薛防車子能轉喉引聲與笳同音注笳簫也愚案笳簫各器謂笳為簫非是又傳玄笳賦序曰吹葉為聲說文作葭案通考

長壘筆記卷四
卷蘆葉爲笳吹之以作樂別自名蘆笳恐傳所賦者其蘆笳歟

器有所象

凡器物各有所象昔人謂齊器象牛楚器象馬越器象蝦蟇宋器象白狗秦器象豚燕器象豕

長壘筆記卷四畢



